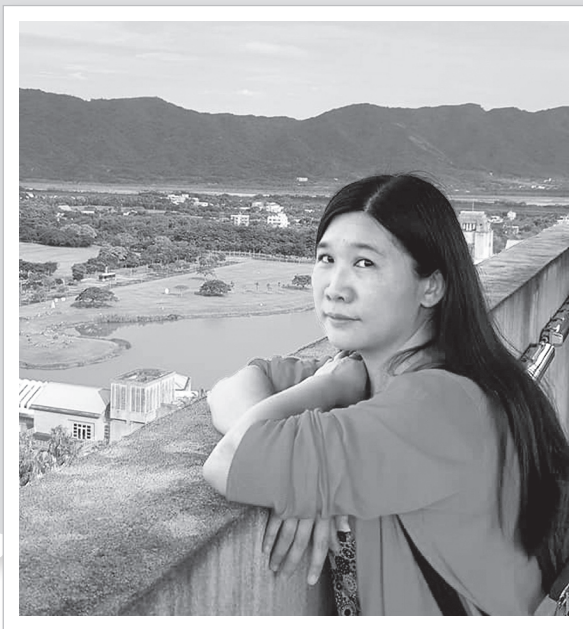




佳作

作品

安全社交距離

得獎者 楊澄靜

楊澄靜，一九七八年生於台中，東華大學中文所博士班畢業，在一些學校任教，得過一些文學獎。著有詩集《對號入座》、《很愛但不能》、《擲地有傷》，以及短篇小說集《沙漏之家》。

得獎感言

阿姨仍在老地方餵貓，但我遇見貓的時刻愈來愈少，有時候看著明顯被吃過的飼料，推測貓應該過得很好吧。希望貓與人類都能生活在一個健康明亮的世界，沒有疾病沒有戰爭，並且能夠愈活愈好。

安全社交距離

一

我與阿姊認識一年多，但從來沒有見過面。

有一次我在網路上問了一個問題，是生活中的那種枝微末節的小事，有時微小的事若不解決，就像身上長了個疙瘩一樣，不痛但總覺得心裡不舒服。

後來阿姊留言，貢獻了她的「生活小祕方」給我，解答了我的困惑。她原本只是我臉書眾多陌生臉友之一，從那次以後我們開始有一搭沒一搭地在網路上私訊聊天，可能因為不是日常生活裡會遇到的朋友，所以阿姊跟我講起話來有些葷素不忌，有時令人難以招架。但因為我們是透過螢幕聊天，所以詞窮的時候就打幾個笑臉，事情就帶過了，不會追問，事後也不會追悔。

網路上的朋友相處不像現實生活中交友謹慎，朋友有齟齬時，時常反覆回想自己到底說了什麼或做了什麼，擔心自己是否就此失去一個朋友。

阿姊只有一次約我見面，她從外縣市上來台北，說要約我吃晚餐，我答應了，結果晚餐時間快到，阿姊打電話來改約，說要吃消夜，眼看著消夜時間又過去了，阿姊又打來說，我們還是下次再見吧。

那天她其實是來台北見個網友，所以想順道約我。但晚飯沒吃成是因為她和網友欲罷不能，所以錯過了跟我吃飯的時間；消夜沒吃成是因為她終於徹底不能，最後一覺睡到天亮。

我問：「妳到底去見什麼樣的網友？」

阿姊說：「打炮的朋友。」

我的心態已經放寬，對阿姊用詞的直接不驚不懼。

我問：「那我們也算是網友吧？」其實我只是含蓄地譴責她見色忘友。

阿姊說：「對啊，打嘴炮的朋友。」

照阿姊的原話，這兩種炮爽度不太一樣，這就是為什麼她捨棄了跟我的見面，投奔快樂更多的地方。

不會見面的朋友，相處就不會有壓力，也不用擔心被評價。

我問阿姊：「妳這樣一直一夜情，別人知道嗎？」

阿姊說：「當然不能跟現實生活裡的人講。」

對了，我不知道阿姊的姓名、年紀以及工作，當然想要交換個人資訊也可以，但我們都覺得沒必要。

現實生活中，沒有朋友會想跟我談論他們的性生活，阿姊愛講，我只聽不說，她無所謂，反而覺得有管道可以抒發。

二

我和貓之間的關係，就像和其他人的關係一樣，一開始陌生，但常常遇到以後，我會以「喵」代替點頭。再後來我會短暫停留，遇到貓就餵牠一包肉泥，等牠吃完再走。關係說不上太好，也不至於壞。給牠肉泥的時候，感情稍微好一些，但吃完以後，牠還是頭也不回地走了。

但貓跟阿姨的感情顯然不同。有一次，我在社區中庭遇見他們，阿姨跟貓一起散步，雖然沒有說話，但步伐平穩，走走停停互相配合。兩人同時望向遠方的綠山，享受某種靜謐的午後時光，直到我的出現打擾了他們之間營造出來的某種親密。貓對我喵了一聲，阿姨快步離開，於是貓對我投來瞪視的一眼。

貓跟阿姨的感情應該是不同的，阿姨大概每晚七點半（我遇見過幾次），會在社區裡的某個隱密的角落，放上一碗乾飼料，有時是攪拌過後的濕食，再匆忙地離開，害怕被其他人看到她在餵貓，幾乎要到深夜，才會出現收拾。

我養成只要是七點半之後回家，就會繞過去阿姨放飼料的地方察看，滿心期待能遇見貓。有一次還撞上白鼻子在享用阿姨準備的晚餐，我想，阿姨的愛心待用餐，也算是遠近馳名。

因為阿姨，我跟貓一直不算親近，也是因為阿姨，貓開始跟我親近起來。

猶記得疫情最緊張的五月底，開始三級警戒的時候，阿姨突然不再出現。

我自己的生活也發生很大的轉變，平時爲了工作才會出門的我，當工作轉變成爲線上授課，要繳

交的資料、講義都能藉由網路傳遞，我也就失去了出門的理由。

但是待在家裡的時間實在太久，有時候太悶想要出去透氣，又不想讓自己暴露在太過危險的環境，在社區中庭散步就成了很好的選擇。

三級警戒時，就連居民也不太進出社區中庭了，一到晚上常常只有我一個人來回散步，不過阿姨就再也沒有在老地方放過飼料。

只有貓還在老地方，我照慣例會給牠一包肉泥，換取牠陪我走一段路。

等垃圾車來的社區門口，真是一個大型的群聚場合，八卦閒聊的時候，是沒有安全距離可言的。我默默地站在離他人遠一點的位置，還是可以聽到隔壁站著的住戶跟管理員說：「聽說A棟六樓八號有人確診被隔離了？」

那戶人家就住在我家正對面。

管理員說：「現在居家隔離的人很多啦，只是你們都不知道而已。」

從我家陽台看過去，可以看到對面人家陽台的動靜。那天，我看到了阿姨的身影。落地窗門戶大開，她在陽台放了一個小桌子，吃著她的中餐，偶爾眼睛飄向陰暗沒開燈的室內，看著彩色線條晃動的電視畫面。

我還記得那年夏天天氣太悶熱，我去陽台使用洗衣機時，會順道瞄一眼阿姨的限時動態。阿姨有時候在吃飯，有時手拿著一本書在看，也滿常在滑手機，甚至睡起午覺，一切生活皆在陽台。

知道阿姨確診之後，我買了一包貓飼料，用小碗裝好，放在阿姨常餵飯的地方，貓看起來胃口不是很好，可能我買的飼料不對牠的胃口。

我會跟貓講話：「你忍耐一下，等阿姨居家隔離結束。」或者是：「你如果吃完這些，我就給你一包肉泥。」不管我說什麼，貓一貫以「喵喵喵」回答我。

我跟貓感情是否有變好？至少在人群之中，牠會辨認出我的背影，只有我走出大門時，牠會對著我叫。

我深信如果貓的心中有個翹翹板，我坐在比較輕的那一邊，阿姨的那邊分量比較重，因為她每次給的食物都很大盤，貓津津有味地吃，很對牠的胃口。我怕貓吃不完，所以我給的碗相形之下小很多，貓也總是不愛我給的飼料。

三

我跟阿姊抱怨線上教學的事，有幾次遇到無法克服的技術問題，不斷連線了半小時，才終於開好虛擬教室。

也抱怨並不是每個學生都準備好麥克風和鏡頭，有時候想點個同學回答問題，只看到學生打字送出：「老師，我的麥克風有問題。」藉此迴避回答。

常常是自己獨角戲般地撐完將近兩小時的課，強迫自己進入某種亢奮狀態，裝作情緒高昂，才能

賓主盡歡，上完課後滿滿疲累。

阿姊問：「那如果每個學生都打開麥克風及鏡頭，妳覺得上課氣氛會比較好嗎？」

我說：「鏡頭還好，但是問問題總是希望有人回答。」

然後我跟她分享了別的老師遇到的事情。聽說有學生遠距上課時，在視訊虛擬背景後頭做愛，結果沒想到虛擬背景擋不住人的大動作，師生們一起目睹了限制級場景，還被其他同學側錄，傳播到網路上。錄的同學被告，而當事人身心俱疲，狼狽休學。

我的焦點擺在老師身上：「要是我是那堂課的老師，到底是要出言阻止，還是裝作沒看見呢？」

阿姊的焦點只在自己，她答非所問：「我喜歡鏡頭，我會很興奮。」

我說：「如果不是要講課，連我自己都不想打開鏡頭，更不想知道學生在鏡頭前面做了什麼。」疫情期間阿姊話變得比之前多，可能是在家裡悶壞了，阿姊說她現在過著收斂的生活，知道不能像以前一樣到處約見網友。但她找到一種非常安全的模式，就跟我線上上課一樣，所有的約會行程，都可以在線上完成。

肉體接觸既然太危險，那麼就藉由畫面神交。我大概想像得出來，有人光靠電話交談，就可以製造出一種性感氛圍，讓雙方在聲音的引導之下，進入美妙的境界，那麼視訊當然也可以，還加上了視覺的刺激。

阿姊說安全極了，一切線上，一切合法，不但不用檢測性病，也不用蹂躪鼻孔完成快節，雙重安

全保障。

我沒想聽阿姊詳述細節，但我也稱讚阿姊終於能擺脫肉體交流的誘惑，知道非常時機得用非常手段解決自己的情欲。

阿姊笑了：「或許改天我們也可以來個視訊見面。」

我拒絕：「打字交流也很好。」

日子繼續打哈哈下去，我們一直保持不錯的清談（純聊天）關係。直到有一天，我收到了阿姊傳來的網址，進入了一場 Google Meet 的視訊會議，出於某種好奇心，我點了進去。

電腦螢幕總共被分割成六個方塊，有個主持人用麥克風，歡迎每一個進來的人，阿姊已經在裡面了，六個畫面的鏡頭都開著，有男生有女生，阿姊開心地跟我打了個招呼，她跟我想像中有些不一樣。

阿姊的真實模樣讓我想起在社區中庭餵貓的阿姊，看起來是慈祥的媽媽樣子，沒有她言談之間的那種奔放感，或許是我自己先把阿姊想得太美豔性感。

接著主持人一一唱名，要求每一個人裸露出他們身體的某一個部位，被點到的人毫不扭捏地做了。在脫掉的同時，會有來自四面八方不同人的言語挑逗聲、歡呼聲，直到你發出呻吟聲為止。

輪到阿姊，阿姊很坦然地把上衣脫掉露出胸部，我的位置排在阿姊後面，眼看下一個就要輪到我。

這時，我毫不猶豫地按下離開鍵退出。

阿姊立刻傳來訊息責備我：「太掃興了吧妳。」

從那次以後，我就再也沒跟阿姊說過話了。

四

晚上帶著飼料下去的時候，看見阿姨仍在老地方等貓，我遠遠地打了個招呼，她莫名其妙。對這一段日子一直在陽台觀察她的我來說，已經把她當做是一個陌生的朋友，阿姨向我投射出懷疑眼神，我識相地離開。

沒幾天，社區公告欄出現一張公告單：「禁止居民在社區餵貓。」

據說有住戶在停車場放了貓飼料，結果被鄰近車位的人抱怨，停車場都是跳蚤，還得花錢請清潔公司來消毒。

阿姨想必也看到這張通知單了吧，但阿姨還是默默在餵貓，我知道。

我想起家裡那包還有一半的貓飼料，考慮要不要乾脆把飼料轉手送給阿姨？我想表達親切，讓阿姨知道我是好人，將飼料包裏好放入提袋，看時間差不多了，便在中庭等候阿姨。

遠遠地看到阿姨來了，我捏緊手上的袋子，阿姨在離我大概一公尺的地方停住了，我心裡還在想阿姨真厲害，疫情期間，知道要保持「安全社交距離」。但當我開口打招呼時，阿姨驚慌失措地轉身

就跑，只留下不知道發生什麼事的我。

貓在另外一個方向，也跟我們保持一公尺的距離，本來要小跑步跑向阿姨，但貓顯然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，等阿姨跑遠以後，牠對我喵了一聲。我把貓叫喚到暗處，餵了牠一包肉泥。

有一天晚上，我聽到中庭傳來貓叫的聲音，我走出陽台往下望，尋找貓的位置。而坐在陽台看手機的阿姨，頭也抬起來，跟我做了一樣的動作。

確定貓的所在以後，我們看向彼此，隔著比一公尺還遠的距離，視線在空中交會，我遲疑了一下，終於舉起手向她打了一個招呼。然後我的手機傳來「叮咚」的聲音，我低下頭去看我的手機，看到阿姊的訊息通知彈跳出來。

但我並不想回覆阿姊的訊息，正如同眼前的阿姨不想回應我的招呼一樣，她關上落地窗，走入陰暗的客廳。

這時貓又叫了，阿姨頭也不回。



網路時代的人情

陳義芝

這篇散文可以拍成一部「短片」。沒有誇張的戲劇動作，但有飽滿的戲劇張力。這張力，來自具有戲味的對話，具有世情的描寫，及合理的情節推展；鏡頭清晰、筆觸乾淨，語詞已收住而意蘊仍在流動綿延。

敘事者我與阿姊，只在網上相交因而擁有安全社交距離，一旦需要露臉、裸露，關係即刻終止。阿姊與社區貓的關係，只在暗中進行，一旦被疫情困住或遭他人介入，彼此的安全感就都消失了。

作者著意以冷靜的語調、極短的段落，呈現網路時代人情疏離的行為心理，提出社交安全或不安全的狀態思索，很有深度。